

新策正本

一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82
1



010190616890

安政己卯新鐫

賴山陽先生著

新策正本

浪華 寶文軒藏

寶文軒藏



刻新策序

余舊藏山陽先生新策謄本。時樂讀之。頃見一活字本。間有繆誤。乃欲校正。以刻于家。請之先生令子士剛。子春。二君。二君曰。是先公少時所著。係未定書。後刪定為通議廿八篇。不復留此本于家。其為芻狗可知矣。子何以刻之。余曰。然。先生晚年文益精。識益確。固不言。而此篇明言快論。一讀聳人。先讀此。後及通議。以見其文與識之所變且定。亦未

新策

序

賴山陽先生著

必無裨於學者。况既有活版行世。不行則止。行而有繆。二君其無意於校訂乎。二君領之。乃得其司。校付之剞劂。刻成。因謹識其由於簡首。

安政二年乙卯秋七月

後學杉本貞健



墨隱大亦韶書



新策例言畢

賈生曰新書。陸生曰新語。謂之新者。謂其一人創意之私言。非天下素行之公議也。今亦以新名書。乃是意爾。然新書新語。今也已為通行之名。莫以自別焉。故曰新策。策書策簡策之策。非策略籌策之策也。或曰書內多論載國事。則以為史策之策。如何。吾對曰。要之三義。吾隨人人所取應之。

六略論本朝制度之沿革。綜其槩略。自便觀省。但曩時乏書。率出諸臆。爾後稍稍得故典籍考之。其無大差謬者。皆因其舊。不復改竄。

1882-1

八議之首。總議一篇。十七歲時所作。文体晦駁。特以其足括餘議。故弁其首。

二十三論。盖試擬彼場屋体。以泛論古今者。非敢為

出位之言也。其詳疏於其部首。

策出... 其詳疏於其部首...

新策例言畢

新策總目

卷之一 六略上

輿地略第一

封建略第二

官制略第三

卷之二 六略下

兵制略第四

財用略第五

法律略第六

賴襄 子成著

卷之三 八議

古今總議第一

平安議第二

前鎌倉議第三

後鎌倉議第四

中興議第五

室町議第六

安土議第七

大坂議第八

卷之四 二十三論上

君權內治第一

大臣監官第二

銓吏革弊第三

分祿等位第四

用才取人第五

均田釐籍第六

卷之五 二十三論中

財利之計第七

財利之計第八

財利之計第九

財利之計第十

財利之計第十一

財利之計第十二

務農勸耕第十三

裁商推酷第十四

平均穀價第十五

窮盡地田第十六

卷之六 二十三論下

水利之術第十七

錢鈔之制第十八

銅工之禁第十九

貨權輕重第二十

征課厚薄第二十一

法律因革第二十二

訟獄利害第二十三

畢

新

策

卷

新

氏

正

皇和之邦。處于大海之心。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其形如磬折。故其地脉起于中。而迄右略。中
 最隆。東北亞之。西南最纖。皇化興西南而漸東北。故
 邃古能西服海外之朝鮮。渤海諸蕃。而東北則連山
 斜限之。連山以徃。奔之毛夷。景行天皇使皇子日本
 武尊。踰連山而東征。而闢之。成務天皇隔山河而分

新策卷之一

曰六略上。曰景而景曰景山。曰安藝。曰賴襄。子成著。

曰六略上。曰景而景曰景山。

曰六略上。曰景而景曰景山。

皇和之邦。處于大海之心。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其形如磬折。故其地脉起于中。而迄右略。中

最隆。東北亞之。西南最纖。皇化興西南而漸東北。故邃古能西服海外之朝鮮。渤海諸蕃。而東北則連山斜限之。連山以徃。奔之毛夷。景行天皇使皇子日本武尊。踰連山而東征。而闢之。成務天皇隔山河而分

國縣隨阡陌以定邑里。東西爲日縱。南北爲日橫。凡爲國百有四十四。爾後相繼竟有四裔。而至文武天皇。因山海形勢。分爲六十六國。曰山跡。山背。河內。和泉。攝津。凡五州。合稱畿內。畿內之地。拖于尾西北海中。其南濱得國七。曰播磨。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合稱山陽道。其北濱得國八。曰丹後。丹波。但馬。因幡。美作。伯耆。出雲。石見。隱岐。合稱山陰道。山陰一曰景背。山陽一曰景面。景日景也。山跡之南得國一曰紀伊。紀伊之西北海中得國一曰淡路。其西南得國四。曰阿波。讚岐。土佐。伊豫。合稱南海道。南海之西

山陽之西南海中得國九。曰豐前。豐後。筑前。筑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合稱西海道。日向爲神武天皇所興。興日向而都山跡。仁德都攝津。天智都近江。元明都山跡之平城。五帝因之。其它遷徙無常。而不出山跡也。至桓武天皇。乃定都山背。自山背之背。緣北海而東北。上得國七。曰若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佐渡。越後。合稱北陸道。自山跡緣南海而東。上得國十五。曰伊賀。伊勢。志摩。尾張。參河。遠江。駿河。甲斐。伊豆。相模。武藏。上總。下總。安房。常陸。合稱東海道。南海北海之間得國八。曰近江。美濃。飛彈。信濃。上毛。下毛。

陸奧出羽。合稱東山道。東山謂其多山也。而其信濃與東海之甲斐為所謂連山斜限者。賴襄曰。余生畿內。居山陽。長游東海。還至東山之信濃。然後知地脉之起在此也。乃測而揣之。其起而左降者為上毛。上毛之脉。割陸奧出羽而東北。伏而復起。至牟婁而極矣。起而右降者為美濃。美濃之脉。分為二。其一經越前若狹。蜿蜒千里。伏而復起。至薩摩大隅琉球而極矣。其右為山陰。其左為山陽。其一經山跡。伏而復起。至伊豫土佐而極矣。故東面一頭二尾。皆有脊梁骨。而左右裔漸海。脊梁骨之散殊出沒者。皆為山水之發

于梁骨中。而左右注海者。皆為河。兩裔之稍廣者皆為土田。如關左八州及陸奧出羽參河尾張。其最廣者也。山之截者為關。兩裔之彎而水注焉者為津。為城邑。如淀川之注攝津。利根川之注銚子口。岐蘇河之注桑名港。筑後河之注天草港。其最大者也。東西行旅皆緣兩裔。而濟之以舟船。其道于梁骨中者獨東山道。故一曰中山道。南北遭運由于河。東西之運由于海。而往來聚散于其四傍。是立國之大勢也。桓武之詔曰。維此山背。山河襟帶。自然成城。其改曰山城之國。其都曰平安。東曰左京。西曰右京。各領三十

坊。南北九條。皇城在中。四面十四門。乃置六關。有相
坂于近江。有鈴鹿于伊勢。有不破于美濃。有清見于
駿河。以控其東。有須磨于攝津。有赤間于長門。以扼
其西。以六關制七道。道以統國。國六十有六。國以統
郡。郡六百有四。郡以統鄉。鄉一萬有三千。國有五等。
曰大。上。中。下。小。郡亦如此。七道之驛。三百九十三。有
八十餘于東山。有二十餘于南海。有九十餘于西海。
有各五十于山陽東海。有各三十餘于山陰北陸。西
海特建太宰府。備西蕃。四邊之塞四十里一堠。海內
輻湊歸向中都。其盛極矣。然其實非中也。處地脉之

降裔。而控制其頭。故東北三道。未大不掉。清見足柄
以往。沃野千里。槩爲羶夷所巢穴。桀黠時起。乃建鎮
守府于陸奥。以習其方土。而威信素著者守之。而其
後百年之間。鎮守子孫。攘七道之權。則所謂羶夷所
巢穴。化爲天下都會。而畿之名虛矣。源氏是也。源氏
據相摸武藏伊豆安房二總二毛。此謂關八州也。而
定居于相摸之鎌倉。而降武門司權者。四氏。北條氏
仍居鎌倉。足利氏居平安之室町。織田氏居近江之
安土。豐臣氏居攝津之大坂。又城山城之伏見。館平
安之聚樂。而源氏三世。北條氏九世。最治。足利氏十

二世。概亂日也。織田氏豐臣氏不能二世。蓋形勢然也。凡海內之形勢。及風氣民俗。大抵畿內以西之民。勤農而少熟。東北之民惰農而多熟。皆仰魚鹽蛤蠃（未信）之利。畿內及阿波讚岐播磨以東。伊勢以西。其風氣同。其地小險小沃。其民柔軟好機利。其言語浮佻。其產則織工奇技。其港泊或多任俠。而要之非用武之地也。甲斐信濃越後越中其地大險。其民沈毅精悍。業工及蠶。其言語深重。其產則巨材金鐵文絹佳鷹。關八州尾張以東諸國。其地大沃。其人爽達果斷喜武。其言語斬截。其產則竹箭利刀善馬。昔王制諸國

之牧。凡三十九所。而在武藏上毛甲斐者三十二。隸左右馬寮。後皆為鎌倉所收。云常陸陸奧出羽其地大險大沃。其人似關八州而樸擊（樸擊）。其言語前鼻後高。其產則巨牛善馬。其撲擊愈北愈甚。毛人乃其極者。毛人之國其大三分中國之一。其地所謂脊骨之盡露者。固澤鹹鹵不生五穀桑麻六畜。其民（草）婦人黥面文身。男子挾弧插毒矢于頭。射熊羆蠟虎。擲鮭魚以為食。無文書。刻木結繩以為約束。獨知敬日景。曰是天皇所京也。毛人北與魯西亞夾海相望。自魯西亞。以西南緣海數十蕃。瑠古雷鞞鞞滿洲女直兀

折

後

卷之

五

賴氏

正補

夏哈朝鮮渤海及濊氏。其最著者。與中國之北陸山陰西海千里相望。山陽山陰西海及伊豫土佐。其風氣槩同。其地小險小沃。其民鄙瑣。其言語卑賤。其產則薦席織布。特肥前土佐以西。頗有大險大沃者。其民頗類信濃陸奧。陸奧西海其人長大。山陰山陽其人短小。肥前管清氏及紅毛榜葛刺暹羅。啮吧諸蕃交市。肥前西北有二島。曰壹岐。曰對馬。對馬薩摩管朝鮮琉球二蕃。二蕃與毛人。景行以來皆服皇朝。經源氏足利氏而寢倨。豐臣氏而降復。故皆貢方物焉。胡馬海東青虎皮及水銀朱破瑋瑁翠羽酪酒諸

物萃于征夷府。朝鮮之地倍毛人焉。琉球三分毛人之一。其大文於毛人而柔弱。非毛人比。琉球最纖軟易制。故其執禮尤恭。蓋地脉之右降者極於此。非如左之強也。朝鮮琉球與毛人間北海而相去者四百余里。是故皇和之邦。六百里磬折矣。

賴襄曰。吾嘗適平安。瞻先王之遺風。遂濟淡海。歷三關故趾。踰函根。而至關八州之野。左俯東海。右望中山諸嶽。亦睹霸之略也。於是嘗圖天下山河。指謂人曰。此非某氏據者乎。此非某氏與某氏戰者乎。而吾張衣以行焉。則誰在歟。余悲游之不可復。聊叙七道

之略如此云。

（此處為多欄空白或極淡文字，內容難以辨認）

○封建略

本朝封建其來久矣。邃古之史，往往有稱某國君者，蓋鴻荒而來，相襲為君長，此豈封建所源邪？景行成務而後，稍鋤強梗，蕩一海宇，國置造司，猶因其國人用。至大化^{百三拾}白鳳之際，則每國分守，介掾日治之，考課易置，而海內為郡縣矣。當斯之時，上下田祿，皆屬虛封，而等以五：曰食封，曰祭田，曰功田，曰職田，曰位田。位田^{百官田祿}職田^{詳諸官制略}，詳諸官制略。食封九十八等，皇后東宮各二千戶，一品親王八百戶，二品親王四百戶，無品親王二百戶，內親王減半焉。太政大臣三千戶，左右大

臣二千戶。大納言八百戶。中納言四百戶。參議八十戶。致仕者減半焉。正一位三百戶。從一位二百六十戶。正二位二百戶。從二位百七十戶。正三位百三十戶。從三位一百戶。自正四位上。至從五位下。給麻布絲綿而已。凡封戶之租。分爲二。其一納諸縣官。其一納諸封主。此食封之略也。所謂功田者。大臣之有功而賞之也。凡四等。曰大功。曰上功。曰中功。曰下功。下功止其身。中功及三世。上功及十世。大功世襲之。如近江公越前公是也。然於近江州某郡。賜功田若干町。則號曰近江公耳。而封建之勢未見也。自相門世

權。非大上功者。亦以其閥閱世襲采邑云。古者五等之田。皆給官符。收其正稅。而獄訟諸政不得犯國守之權。至其後則不然。加之西蕃之教。被我皇土。所在僧封。出先王之制外。因襲蟠屈。如封建。然而寢椽國守之令。而各自治。廼刹龕之木者。或負險睢視。甚則植柵執兵。動抗王命。貴人乃倚以爲重。聲氣相結。守介則束手而旁觀焉。是故後三條帝之矯王政也。首奪莊園之符。莊園者。世襲之謂也。天皇晏駕。矯者復寢如故。天仁而降各國莊園。居其十八。而宅令所及。纔一焉。甚則國守終不赴任。而遣所謂

新編 卷之八 賴氏正本

日代者。權以其國之豪族。武人爲之。日者。也是日亦非真目也。保元貞元以來。武官之權。積重不回。至保元以後。則朝廷賴之以伸其所欲。而酬賞之典。勢不得不多。於是平清盛之邑。連播磨肥前等五州。族屬所食。殆且海宇之半。則徃徃遣家人採稅。而日代亦廢矣。源賴朝之起。起於日代家人相滄之釁。自略相模。武藏。上總。下總。安房。伊豆。信濃。越後。而朝廷不禁焉。又賜大功田百町。又因其請。賜豐後。皆世襲焉。又因請各國置守護以護公田。置地頭以監私采。皆逐畝課糧米。則所謂家人而世襲薄祿者。碁布海內。

倣其主所爲。疽蝕其傍。近薄者寢厚。以終北條氏之世。郡縣之制以壞。而封建之勢漸焉。後醍醐後位建武中興之時。朝廷欲以特恩收武臣之心。則封足利氏兄弟。以武藏下總常陸遠江。封新田氏兄弟。以上野播磨駿河越後。封楠氏以攝津河內和泉。封名和氏以伯耆。封千種氏以三大州。其他朝官皆賜一州。在田舎庄若六莊而世襲之。源氏而來守護家人所食。許其仍舊。令世襲之。特其係逆賊親黨者。盡奪之。併其三四采。賜諸朝士。而對建之勢淑焉。室町之起也。足利尊氏大樹喜施。以謀奪中興業。是以陷城拔國者。從而與之子。

新編 卷之八 賴氏正本

孫皆襲其遺謀。至其中世。混一海內。而其親族之分封者。鎌倉。關東。八州。及陸奧。出羽。此其最大者。期波氏。食越前。美濃。尾張。亞之。其家臣則細川氏。食讚岐。阿波。攝津。丹後。畠山氏。食紀伊。河內。越中。大內氏。食安藝。周防。長門。豐後。等諸州。赤松山名二氏。分食但馬。播磨。備前。伯耆。因幡。美作。石見。等諸州。京極。六角二氏。分食近江。出雲。隱岐。飛彈。而一色氏。食伊豆。土岐氏。食美濃。北邊。郡。武田村。上諏訪。諸氏。分食甲斐。信濃。今川氏。食駿河。遠江。參河。其他西有大友河野諸氏。東有佐竹。結城。千葉。諸氏。中州有北畠氏。皆

因其服封之。而封建之勢成焉。先是山名氏。自尊氏時。叛服無常。以略有但馬。播磨。等十州。世謂之六分一。義滿討而削之。至於義政。復封以數州。與細川氏爭權而鬪。自是而降。群牧。樹黨。割據其食邑。不復朝將府。將府不能禁也。其更相吞噬。稍為強大者。如武田氏。之於諏訪。村上氏。長尾氏。之於富樫氏。其他大友。龍造寺氏。之類皆是。其傾擠攘奪者。如三好氏。之於細川氏。兩上杉氏。之於鎌倉氏。甲斐。織田。朝倉。三氏。之於斯波氏。皆是。豪傑暴起。乘隙取之者。如北條氏。之於土杉氏。毛利氏。之於大內氏。長曾我部氏。之

於三好氏皆是。以後李改至天支正親町永祿之交。海內合為八。爭納亡命正親町賴之士。競務富強。帶甲各數十萬。積粟如丘山。至元龜正親町天正之交。織田氏稍鋤豪傑。寸攘尺取。以併近畿。十有八州。始以穀祿多少。差其功最。其親族之分封者。二子信雄。食伊勢十五萬石。三子信孝。食其五萬石。弟信包。亦食其五萬石。其餘諸州。悉分諸功臣。功臣最大者。柴田氏。食越前。瀧川氏。食上毛。明智氏。食丹波。丹羽氏。食近江。木下氏。食播磨。將用以四出。盡芟海內豪族。而代家臣。充之也。而其志未成。為明智氏所弒。木下氏。諫明智氏。立信長嫡孫。

秀信。以近江三十萬石。為其湯沐邑。而其餘遺地。與公族同僚。便宜分之。信雄取尾張。信孝取美濃。柴田氏取近江北邊郡。丹羽氏取若狹。木下氏取丹波。已而木下氏。悉併公族同僚所取。以掃蕩四方。愛姓豐臣。乃見彼寸攘尺取。如彼艱難也。於是務為粗略。以歲月定海內。其服降者。因而撫之。削而存之。有功勞者。輒舉數州數郡而封之。其南征也。封其弟秀長于大和河內和泉。封其姪秀次于近江。封蜂須賀福島生駒三氏于阿波伊預讚岐。長曾我部氏。以土佐降焉。則因而撫之。其西征也。淨田氏。以備前美作。毛乎

行
卷之三
賴氏正本

氏以古陽備中以西十州。島津氏以西海六州服焉。則皆削而得之。龍造寺氏以肥前降。則因而撫之。我小早川黑田加藤小西四氏于筑後筑前豐前肥後。當此時。北條氏據關八州。富強甲海內。甲斐信濃等五州亞之。豐臣氏結五州諸將。以滅北條氏。舉北條氏故地。以封五州諸將。舉五州以封信雄。辭之。乃逐信雄。放之出羽。奉秀信于美濃。封秀次于尾張。及伊勢北邊郡。加藤氏于甲斐。中村氏于駿河。池田田中二氏于參河。堀尾山內渡部三氏于遠江。仙石石川毛利日根野四氏于信濃。上杉氏以越後。前田氏以

北陸三州。佐竹氏以常陸。伊達氏以陸奥。服焉。則皆因而撫之。獨伊達氏削其南邊郡。以封蒲生氏。隸以百萬石。以鎮東國諸將。而封建之勢定矣。蒲生氏者。近江土豪也。豐臣氏嚮擢之。封以伊勢十餘萬石。至此乃加以九十萬石。謂之曰。守我東門者。非若無可者。後數年。因事奪其八十萬石。以遷上杉氏。豐臣氏之宰天下。概此類也。其能速定封建之勢。以此。其不能長持封建之勢。亦以此云。故其季年諸牧長。遷徙加損者。猶多。今不悉舉。大抵初以粗略之計。併海內。海內之地已盡。而功臣尚有不可不賞者。故奪此予

彼。左支右吾。於是丈量田畝。一變古法。蓋本朝之制。造於孝德帝時。五尺為步。長三十步。廣十二步。為段。十段為町。六町為里。豐臣氏變之。以方六尺五寸為步。三十步為畝。十畝為段。十段為町。十六町為里。此法傳至于今。此固封建之勢而變者也。其封建之級四等。亦存至今。概百萬石以上一級。十萬石以上一級。五萬石以上一級。三萬石以上一級。一萬石以上一級。三萬石始得列於執政之臣。五萬石始得自通于本朝。賴襄曰。和自守而侯。漢自侯而守。宇宙之略云爾。漢

有柳生者。嘗論侯守之際。曰。封建勢也。非聖人之意也。吾生封建之國。究其世變。以知其言之信然。然我之勢者。大江生實成之端也。余曰。封建勢也。制勢人也。顧人謀如何而已。吾作封建略。恨不使柳生日。我今日。又恨不得起大江生與論其謀也。

賴氏正本

今月入用不...
 也...
 之...
 本...
 下...

官制略

神世以上尚矣。神武帝時有將有相有國造有縣主。
 至成務帝始置大臣國郡置長縣邑置首。又置屯倉
 首。其他有倉部物部土部服部等名。以其邈也。不得
 而詳云。仲哀帝加置大連。與大臣列。而十餘世因之。
 孝德帝時始備官制。廢大連。定置左右大臣。亦加置
 內大臣。終置太政大臣。天智文武之際。官制大定。蓋
 比推古舒明始通隋唐。簡質者漸趨於文。以冠服采
 色定其位。推古帝創十二階冠。孝德帝制七色十
 三階冠。天武帝改爵位號。定朝服采色。至稱德帝。一

新
 卷之二
 官制略
 三
 賴氏正本

變官名。光仁帝卽位。盡復其舊。今不悉記焉。特就其
大定至今者。叙其大略。曰。自一位至三位。各分正從。
爲六階。自四位至八位。各分正從。而正從又各分上
下。爲二十階。從八位下之下有大少。初位各分上下
爲四階。凡三十階。以叙諸臣。別有自一品至四品四
階。以叙親王。別有勳十二等。第一等准正三位。第十
二等准從六位下。凡位階皆以少者爲貴。位階之略
如此。曰神祇伯。曰大政大臣。曰左右大臣。曰內大臣。
曰納言。曰參議。曰外記。曰左右辨。納言辨皆有大小
少三等。是爲內文官。曰近衛府。曰兵衛府。曰衛門府。

皆分左右。近衛將有大中少三等。曰左右馬寮。曰兵
庫寮。是爲內武官。曰太宰府。曰按察使府。曰國守。曰
郡領。是爲外文官。曰征夷將軍。曰鎮守府將軍。曰軍
團。曰牧。是爲外武官。曰彈正臺。曰左右京職。曰伊勢
齋宮寮。曰加茂齋院司。曰修理職。曰勘解由使。曰檢
非違使。曰鑄錢司。曰左右修理官。城防鴨河。造寺。施
藥院四使。曰辨學。淳和學館三院別當。曰內豎所。內
教坊內膳御厨子大歌所樂所七別當。曰記錄所。曰
藏人所。齋宮以下是爲令外之官。曰妃。曰夫人。曰嬪。
曰宮人。宮人之下有十二司。曰內侍。曰藏。曰書。曰藥。

曰兵。曰闈。曰殿。曰掃。曰水。曰膳。曰酒。曰縫。是為後官。
官。曰東宮傅。曰東宮學士。曰春官。春官之下有四監。
曰舍人。曰主膳。曰主藏。曰主簿。有五署。曰主殿。曰主
書。曰主工。曰主兵。曰主馬。是為東宮官。曰文學。曰扶。
曰家令。曰從。曰書吏。是為親王官。曰大別當。曰執事。
曰年預。曰判官代。曰主典代。曰官人。是為院官。百僚
之政統諸八官。曰中務。曰式部。曰治部。曰民部。曰兵
部。曰刑部。曰大藏。曰官內。謂之八省。屬中務省者十
有三官。曰侍從。曰內舍人。曰內記。曰監物。曰主鈴。曰
典鑰。曰中官職。曰大舍人寮。曰圖書寮。曰內藏寮。曰

縫殿寮。曰陰陽寮。屬式部省者一官。曰大學寮。屬治
部省者三官。曰雅樂寮。曰玄蕃寮。曰諸陵寮。屬民部
省者二官。曰主計寮。曰主稅寮。屬兵部省者一官。曰
隼人司。屬刑部省者一官。曰囚獄司。屬大藏省者一
官。曰織部司。屬官內省者十有一官。曰大膳職。曰木工
寮。曰大炊寮。曰主殿寮。曰典藥寮。曰掃部寮。曰正親
司。曰內膳司。曰造酒司。曰采女司。曰主水司。八省之
政。統諸大政官。大政官有三局。少納言。左右辨。是也。
左辨管中務式部治部民部。右辨管兵部刑部大藏
官內。左右辨局左右大更掌之。少納言局外記掌之。

新編 卷之一 職官

凡百官屬皆分四等。諸省曰卿輔丞錄。諸職曰大夫亮進屬。諸寮曰頭助九屬。諸使曰長官次官判官主典。諸國曰守介椽目。彈正臺曰尹弼忠疏。四府衛曰督佐尉忠。太宰府曰帥貳監典。鎮守府曰將軍副將軍軍監軍曹。獨諸司三等曰正佑令史。諸省之輔丞錄。諸職之進臺之弼忠疏。四衛府之尉忠。太宰府之貳。皆分大少。遣唐使。征東大使。征夷將軍之類。皆臨時所命。在此外焉。官職之略如此。位曰叙。官曰任。諸官所叙之位。大抵大政大臣為正從一位。左右大臣。內大臣為正從二位。近衛大將。彈正尹。大納言。中納

言。太宰帥。為從三位。神祇伯。參議。左右大辨。八省卿。四衛府督。藏人別當。及頭東宮傅。諸職大夫。諸使長官。概為正從四位。上下。少納言。侍從。監物。大上國守。鎮守府將軍。諸寮頭。親王家令。槩為正從五位。上下。大外記。左右大史。大內記。近衛將監。諸司正。概為正從六位。上下。其他可以類推焉。其除目則春秋三次。秋除京官。春除外官。太政官。式部省。司之。大納言。大辨。八卿。四督。彈正。尹。太宰帥之類。係勅任。其餘皆係奏任。大納言以下。皆有權官。以德行才藝勞効三者。及上。上至下。下九等。考課之。以秀才。明經。進士。明法。

新編 卷之六 職官正考

等科選舉之。非五位以上不得昇殿。而四位五位或特賜昇殿。秀才明經上上第者。進士甲第者。皆授八位。明法甲第者。授初位。藤原氏以門地爲叙任。有攝家清華名家羽林家等之號。以至於今。其叙任各有定例。百官之制至此始壞焉。院政以降再壞焉。其所謂代者。猶曰權也。大凡百官之田祿。凡十四等。一品八十町。二品六十町。三品五十町。四品三十町。正一位八十町。從一位七十町。正二位六十町。從二位五十四町。正三位四十町。從三位三十四町。正四位二十四町。從四位二十町。正五位八町。婦女繫位者。減

三分之一焉。謂之位田。又有職田。大政大臣四十町。左右大臣三十町。大納言二十町。職田止於重職。職之重者莫若太政官。蓋上古始有大臣。而仲哀帝畏其偏重也。故加置大連以分其權。列四五員。而轄諸天子。孝德乃立兩大臣。其置內大臣者。寵異藤原鎌足也。於是終置大政官。以皇子司之。稱曰知大政官事。乃廢帝孝謙以大臣任之。曰大政大臣。而至文德以後。則藤原氏以外舅世襲焉。藤原基經之廢陽成立光孝。光孝特勅博士。令議太政大臣有職掌否。當唐何官。帝蓋將使答曰。古制無職掌。當唐大師。當時

博士不知出此。蓋答曰：其職掌天下大政。當唐丞相同平章事也。於是詔曰：萬機之政，盡關白。基經朕垂拱仰成爾。後乃有攝政關白及內覽宣旨。准三宮等之號。至藤原伊周之免罪，又置儀同三司位。亞大臣云：大臣之外，職尤重，權尤隆者，為大將。上世大臣兼大將之職，軍國一致，而以重臣握兵柄，不能無太重之弊。乃有真鳥馬子之禍。仁賢世至即鳥馬子，不犯朝自天子，一命此錄。皇極世，蘇氏又慶長，此山有天子，此大化之廟謨，蓋懲焉。故別置近衛府，立大將以抗大臣。分其左右，多立其屬，而皆轄諸天子。然及至藤原氏之盛，有自為大政大臣，而以其二子為左右大臣，大將者藤原氏衰，而平氏

興其所為，皆倣藤原氏。平氏滅而源氏興，爵位不及二氏，而威權過之。先是源平氏雖有武功，不過四位國守。白河以還，乃至刑部卿。平之盛至中納言。至太政大臣。至世襲征夷大將軍，而兼右近衛大將。而後天下一變矣。爾後八省百官悉屬虛器，而諸國司有守護莊園有地頭，天下之民厭朝官，而喜守護地頭之武斷。其所在不決者，亦皆取決於鎌倉府。府開廳受之，賴朝初置公文所，及其為右近衛大將，則改曰政所。政所之官三：曰別當，曰令，曰寄入。又置問注所。問注所之官一：曰執事。又置侍所。侍所之官：曰別當，侍者

新編 續 卷之六 續 平氏正本

士也。故侍所之官，獨以武人為之。政所問注所皆以京師儒生來事者為之。政所掌大政，問注所掌四方訟訴，皆主公文。以土肥實平監京及播磨備前等五州。北條氏承之。世以四位相模守輔將軍攝天下之政，自稱執權。其告成事於朝廷，以連署行事。或以一署。後世稱老臣曰加判列者，蓋本於此。後定政所曰評定所。廢問注所置評定所上引記書之例也引附番每番有頭人。既而復問注所與引附參焉。承久之後置府京六波羅以子弟掌之以監京。又置評定所焉。遣宗族一人於筑前號鎮西探題。釐西海一道事務。又遣一人於長門號中

國探題。釐山陰山陽二道事務。又數遣使詣道。察守護家人之貪廉。鎌倉官制大抵盡於此。簡而盡矣。是以天下粗休息無為。而建武之政亦復王家舊制。而參取武典。朝廷百官如故。而廢攝政關白。後置征東征西二將軍。其他官制見於法律略。其酌量時勢。頗有得宜。而天下之心已簡便武典久矣。見朝官制苦其拘束。則皆趨于足利氏。足利氏復其簡便。而較諸鎌倉則詳焉。尊氏義詮之際。東國有管領。以宗族為之。世襲焉。京有執事。以舊臣之習政治而親信者為之。後改稱亦曰管領。爾後百度頗具。義滿分其宗族

舊臣及諸牧長之門地等為十二級。曰一族。曰大名。曰守護。曰外樣。曰評定衆。曰御供衆。曰申次。曰番方。御供衆。御供衆。御供衆。御供衆。曰國人。曰奉行。曰末士。別置探題檢斷二官。以管遠地。大名者鎌倉而來所以呼土豪里正也。外樣者謂敵國服屬者。供者謂衛從也。申次者謂不得自通於上也。又立三職七頭。撰舊臣充之。皆世襲焉。曰斯波。曰細川。曰畠山。此三氏更為管領。號三職。曰山名。曰土岐。曰京極。曰上杉。曰一色。曰赤松。曰伊勢。此七氏分為奏者武者頭侍所別當京奉行。號七頭。奉行猶曰使也。頭猶曰長也。先是北條氏欲殺京官之權也。

已分皇胤為兩統。遂分藤原氏。所謂攝家者為五流。分所謂清華者為七派。更任大臣大將納言辨等官。自執奏之。更互錯綜。如奕砮然。蓋亦收其予奪之柄於已。自為德色也。故每東吏入京。一家痛哭。一家歌舞。而苞苴集北條氏之門。然所謂五流七派。終為後世定例。而足利氏亦僭擬之也。而鎌倉管領亦倣宗家例。自稱御所。御所者室町所僭號也。稱國老上杉氏曰管領。稱小山佐竹宇都官結城千葉等八名族。曰八館。蓋室町開府密邇王廷。習見文物焉。顧視其家制有甚質略者。故日繁其文。文之弊弱。終為所謂

新編 卷之十一 足利氏正統

管領者所制。爾後管領亦僭。而管領家臣專其政事。制度之紛窮。而後織田豐臣二氏出而糾之。織田氏分其家臣討略四出。而一蹙不起。無復官制可言。豐臣氏之世置五奉行。其三人掌法憲。一人度支。一人管僧祝。後簡天下牧長尤强大者五氏。稱五大老。次强大者三氏。稱三中小老。分麾下兵。爲十二組。組猶部也。乃置十二頭。五奉行之所不決。決之五大老。五大老與五奉行不合。則三中小老調和之。官制之可概見者如此而已。亦尚簡質也。自源氏而下。其官制皆軍國一致。重臣握兵之禍甚於上世。自足利氏而下。其

重臣皆有封土。權力兩隆。故篡奪放弑之禍。項背相望。而後世謀國者仍不改焉。是其所以不永世也。而後名器焚亂。愈降愈甚。比鎌倉創立。武士皆以其所繫朝官。加姓名之上。以便稱呼。而至室町而降。則妄取朝官之號。以爲別字。徃徃數人同稱一官。或封在讚岐而稱武藏守。稱越前守而問其邑則播磨矣。以至于今。不可改也。然至王朝。尚猶守故器云。攝錄五家更爲大臣。以與武門上將抗。而八省百官聚如古焉。武門上將職位。源平足利織田豐臣五氏概以左右大臣爲極。特平清盛源義滿豐臣秀吉至太政大

臣義滿以降其叙任次序每有定例。大率爲嗣子時叙正五位下。任左近衛中將。累遷四位三位參議大納言。及其代立則遷正二位。若從一位轉內大臣。若右大臣。任征夷大將軍。兼右近衛少將。補淳和獎學兩院別當。兼左馬頭。凡本邦尚族文武世官。故自古有氏長者之目。類爵名焉。藤氏長者必爲攝政關白。橘氏長者必爲學館院別當。而源氏長者必爲兩院別當。兩院別當之職。掌遷舉左馬頭之職。掌天下馬政。故武門管天下。雖其勢力乎亦資於名器也。而其家臣門地素隆者。亦得拜朝爵。室町時有叙位三位

任大納言。是爲極貴。至豐臣氏則專挾朝廷以令天下。故武人牧長往往至納言參議。而其舊臣至四位若五位。所謂五大老家宰亦或有拜五位者。武門官位與公家自別。每高一等焉。其儀服則大納言中納言參議中將少將侍從服直垂。均於上將。其四位者服狩衣。五位諸大夫服布直垂。諸官長服布衣。諸士服素襖。而平時皆服便服。無壽章。便武事也。特帶二刀以別於庶人。蓋上世雖庶人皆有衣冠之制。鎌倉之時。其遺風猶存。至室町之季。爾後悉亡。賴襄曰。吾讀本朝典籍。考其官制。想見文物之美。及

新策卷之一終
見於今之民俗。則未嘗不大息也。今也齊民徃徃自稱兵衛衛門。是何繁也。蓋嘗思其故。上世諸國軍民從征有功者。拜四府尉。廼加姓與行榮。稱於其鄉。此豈今民俗所由邪。甚哉名之禁也。雖然是猶以為先王遺民乎。

新策卷之一終

新策卷之二

六略下曰。周京共。每一人。衣米六斗。鹽二斗。以。○兵制略

賴襄曰。古稱六十六國之兵。每國五千騎。大凡三十萬騎云。此以中朝以後之制言之也。上古之世。文武一途。舉海內皆兵。而其元帥則天皇。其偏裨則大臣。是國勢所以鞅萬國也。及至中朝。制度漸繁。乃特置將帥。而兵居八省之一。六衛之將。將天子親兵。建左右馬寮。以畜貢馬。而有頭監焉。又有兵庫

新集卷之三
察者。天下兵制。乃可概舉。而兵農致。亦有所謂武
士者也。大率沿邊之國。諸郡皆有軍團。四分一國之
丁。而取其一。至文武朝。改之。三分取一。兵一千人者
曰團。置大毅一人。少毅二人。領之。六百人以上者。大
毅少毅各一人。五百人以下者。毅一人。二百人者。校
尉一人。一百人者。旅帥一人。五十人者。隊正一人。十
人者。曰一火。五人者。曰伍。伍二曰火。火五曰隊。隊二
曰旅。旅十曰團。凡兵。每一人。充米六斗。鹽二升。每一
火。充六馱馬。其便騎射者。為騎兵隊。其餘為步兵隊。
每隊定強壯者二人。分充弩手。其上番者。向京一年。

向防三年。向京者曰衛士。向防者曰戍人。如舍人帳
左右近衛者六百。人。隸左右衛門者千二百。人。隸左
右兵衛者八百。人。又有隸檢非違使廳者。是皆其尤
強幹者。國郡簡點貢之京師。而自餘衛士。號曰大番。
不在此限。皆造歷名薄二通。一通在國司。一通在兵
部省。每年有司據薄。以次差遣。若有征伐之事。令沿
道諸國差發。其二十六以上者。須契勅。有關之國。須
契。其餘待勅符勘。全遣也。凡征討一萬人以上。將軍
一人。副將軍二人。軍監二人。軍曹四人。錄事四人。五

新集卷之三
兵部省

千人以上減副將軍軍監各一人錄事二人三千人
以上減軍曹二人各為一軍每總三軍大將軍一人
大將出征必授節刀而軍對敵大毅以下不從紛束
者皆聽其專決還日具狀以聞於是以勲位十二等
論功酬勞而奪其兵權散兵復舊凡其器仗建兵庫
藏之諸國並有庫出納以時皆與兵部共其事蓋兵
部掌內外武官名帳考課選叙位記兵士以上名帳
朝集祿賜假使差發儀仗城堙烽火等事而不得于
征伐之事將帥臨時被命者事征伐之事而不得常
握其兵六衛之將督常握其兵而其力不及臨時將

帥其權不及兵部諸官朝廷防亂之制如此嵯峨淳
和以降百廢弛廢藤原氏世相而源平氏世將陸奧
七國之兵及關東八州之軍民世屬將家雖平時而
自稱武士武士之名於是乎起鳥羽之朝下制符七
道禁諸國兵民屬源平二氏而不可止後白河帝乃
假二氏之力以固其位而二氏更相吞噬天下兵馬
之權竟歸於源氏源氏以降天下之人咸隸武門無
後兵制可言者猶上名之世而兵農之分又自此始
當二氏之相傾也各私其兵而家人家人者世相
領屬之謂也而源氏世樹功邊陲其家亦侍陪平氏

是其所以**趨**霸業也。家人有大名小名。自名者名主也。蓋其始豪戶大農多蓄力男。所謂歷名帳此戶之丁居其半。故謂之**名主**。而百廢之弛。因仍苟且。差發不次。其被差發者亦喜功微。賞終至不自畊而役使下戶。已則繡武士。專習武事。自源賴義為將士請賞典。而朝議斬而不與焉。源義家拊循有方。恩威並施。然後東國之大小名皆為其家人。以及源賴朝而西伐東討。皆憑其力。霸業以成矣。其有征伐也。作書檄下。治道則所謂家人者。帥其私卒。不日而集。私卒有家子侍供者郎等之目。皆謂其同族子弟也。其器用百需。

皆資給其上。而人人以畜牧為務。騎步隨便。散而自戰。終以此得意天下。而以家人為諸國守護地頭。使各自守。守其土而食其毛。農食六分而兵食四分。兵農之勢隱然分矣。而其兵尚猶地著也。源氏比條氏之世。兵馬精強。非後世所及者。以其地著也。降至足利氏。承源氏比條氏守護之制。而倣中興封建之典。兵馬事體漸變其故。加之軍役煩興。諸國武士稍離其故土。常就其將率。隨而轉徙。而天下之兵漸不地著。至其季世。群雄割據。務競進取。徃徃招納亡命之士。以為爪牙。取其奉養於農。農不給焉。勅使亡命之

徒略其外境以自封。兵之與農始不雜。自織田氏以至豐臣氏之時。則將校之封數數紛更。於是常聚其士卒于城府。以便遷徙。其不地著者定。而兵與農全分矣。故其所謂士者。自非職事官。皆更直番衛。猶古之衛士。而貴重異焉。士之下有徒。徒之下有卒。士有扈從馬廻之日。皆戰國時呼麾下者也。卒有足輕與力同心之日。皆戰國時呼所納亡命者也。自士以下皆分部伍置頭領之。此類槩謂之兵。而士與徒世襲祿。卒賤役也。簡黜罷免。一任其頭長便宜爲之。其或有所闕乏。乃驅農民彌縫之。當是時。以穀課之

多少。等其兵役。以兵役之衆寡。等其貴賤。太卒一萬石者。尚六十五人。十人一伍。伍長一人。騎馬爲十六騎。五十騎一隊。併步卒雜兵。爲五百人。一隊之陣。鳥銃居先。弓次之。長柄次之。鎗次之。雖多至數十萬騎。以此推焉。然織田氏豐臣氏居畿內。多步兵。少騎兵。不類源氏北條氏興關東。習騎戰者。而當時言兵者。繫宗武田氏。武田氏蓋國甲斐信濃。其地險阨。不便騎戰。其騎馬徒取致遠。而及戰則下馬徒步。豐臣氏之西征也。令具三十萬人糧。一萬匹芻。蓋騎戰之廢。始于此時。而十有祿三百石。然後得買一馬。故三十

三萬騎之數不河與古比云。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財用略

我中國上古蓋謂之食足之邦云。至新羅高麗諸蕃
或貸我穀種數萬石播之其土足以見其治之貴穀
矣。賴襄曰。余廣視宇宙無不錢穀為重者。而古貴穀
今貴錢。今貴錢者彼此皆然哉。是以古之時獨有穀
而無錢。亦猶彼日中之市。抱布買粟也。已夫孝元而
上尚矣。崇神帝敬天崇神。轉災為吉。疫息而大熟。十
二年始校人民。夏科調役法。時稱泰平。泰平者穀之
周也。爾後列朝之策。穀飢必書。穀熟必書。以為大故
焉。垂仁帝始詔諸國。修池沼。置屯倉。以備水旱。是垂

仁之所以為仁也。仁德帝都攝津之難波。登高津之臺。望炊烟而不起。以為重憂也。於是乎室不望柱。不藻菲其服食。悉除天下之課役。厲精求治者三年。登臺望之。嚮之不起者。如朝霧之氣。帝喜作歌。民至今誦之。登臺之章是也。帝猶以為不足也。乃鑿茨田江。築堤開田。所謂鑿江也。亦鑿大渠于山背。以溉其田。遂置茨田屯倉。定春米部。其餘備池沼。鑿溝渠。開墾田。一代之策不絕書焉。是仁德之所以為仁也。故平安之得民乎千載之下也。蓋源于此也。自是其後列聖相承。無不以穀粟為治之本。顯宗以遺孽久潛微

賤。備知民間疾苦。及即位。勤政從約。以富百姓。歲比大稔。米石一錢。其崩也。民如失其父母。以武烈帝之猛。尚使皇后親蠶。詔天下課種桑。桑且然。農可知已。安閑帝最專意乎此。以前代蓄積未廣也。於是欲天下國郡莫不置屯倉者。而中道崩。宣化帝繼先皇之志。遣大臣蘇我^稻某等。巡按諸道。列置屯倉。對發備屯倉詔曰。食者天下之本也。金銀萬貫。不療飢也。白玉千箱。不補寒也。其貴穀也如此。以至孝德之朝。其治民之制。始可得而記云。五戶相保。一人為長。以五十戶為一里。每里長一人。滿六十戶者。割其十戶。止於里。置長一人。

新編 卷之二 蘇我氏正本

不滿十戶者。隸大村。田五尺為步。長十步。廣十二步。曰段。一段之田。獲米一石五斗。凡度以秬黍中者。十粒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也。凡量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為籥。十籥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石也。民自二十二至六十曰丁。丁男一人。給田二段。女子減三分之一焉。謂之口分。其賦三等。田有租。身有庸。戶有調。租者丁男一人。米二斗二升。庸者丁男一人。每歲十日役使之。調者絹絲綿布及雜物。隨其土宜。每一丁絹八尺五寸。六人成一疋。布二丈六尺。二人成一端。孤寡鰥獨不預調課。謂之

不課戶。每六年檢戶籍。班田而有災。必蠲。有飢。必除。有屯倉。有義倉。有公廨田。屯倉以備凶荒。義倉以賑貧困。公廨以填逋欠。蓋倣李氏制。而仁厚過之。此時蓋始鑄錢與穀並用。而獨稅穀不稅錢也。自從大化皇極自鳳馴致慶雲和銅之際。錢幣之用漸盛。金為上幣。銀為中幣。錢為下幣。置鑄錢司于京歲。鑄之。額十萬千貫。用銅五萬一千餘斤。鉛一萬五千餘斤。凡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也。蓋承平之久。商旅兩達。始貴此賤彼也。金銀之製。靡得而知。而和銅貞觀平延喜。錢猶有存乎。

今者。上都以純銀若銅。有輪郭肉好。每一寸七八分。初廢銀錢行銀錢。後銀銅並行。蓋初苦錢輕物重。後嫌錢貴物賤也。其後令伊賀伊勢等諸國始輸錢。調延及諸國。稱德之朝。工役繁興。刑法嚴峻。吏民始彫弊。方帝之時。京城東西市糶。米斗百錢。始令民輸錢於官。以拜爵位。而潛陸奧出羽之穀六萬餘石。以賑飢。武化桓武繼之。革諸弊政。自聖武以來。東北多事。及至於此。遣征東將軍坂上田村滿等。發東海東山兵二十萬。伐陸奧夷。勅二道運糶糧十二萬石。于多賀城。而糶價賤於前朝數等。禁輸錢取爵。當此

之時。六十州守吏以官爵賞罰之。民部省總天下上計。天子親聽之。海內富庶。烟火萬里。而王家之運漸趨叔季。禮文日美。物力日絀。末民豪權之徒起。民產始不均。嵯峨帝朝。遣吏括畿甸富商之錢。以散給貧民。帝始不親民政。民部諸官。概世官子弟。不習下情。而委諸守吏。班田之法漸廢。民產愈不均。及至文德清和之際。相家專政。藤原良房為清和帝之外舅。請帝幸其第。召農民作耕耨狀。使帝觀之。曰。欲示稼穡艱難也。相家之結人心。自此時始。而上下相習。奢侈漸甚。延喜帝欲行儉富民。與藤原時和謀。使時平盛

其車服而朝。天子則大祭。祭其朝請。大夫震慄。徒
 儉。而未幾復故。後三條帝明達勤儉。以富民為任。諸
 弊大革。自班田制廢。私家專權。權門莊園交錯。治下
 守今之政。不得周民。及帝之時。乃收七道莊園公文。
 而悉銷廢之。錢穀上計。莫不親聽。而御宇不永。白河
 堀河以還。莊園復故。土豪兼併田地者。蟠踞其間。與
 守介相結。斂為姦利。縣官不能禁。元本朝制。兵農一
 致。每有軍興。兼併之徒。多出兵賦。徃徃有功效。則方
 面將吏倚為爪牙。又拔其利。收攬小民者。源平二氏
 為最。皆世將也。保元之變。朝廷徵兵四方。而安藝守

清盛。下野守源義朝等。挾兵威。徵功賞。卿大夫束手
 聽其所為。而食粟之權。竟全歸將家云。文治元年。源
 賴朝用大江廣元策。請朝日畿內山陰山陽南海西
 海二大州。不論權門。邊家莊園。每一段課米五升。
 以充兵糧。以追捕亂後盜賊。制曰可。此為將家執兵
 食權之始。後又請其所私管相模武藏上總下總安
 房伊豆等諸州。去歲以徃。逋租盡行蠲免。以復流民。
 天下州郡盡准之。朝廷又可之。源氏之結人心。類如
 此。北條氏因之。益重民事。泰時時賴為最。其衣食皆
 儉薄。多人所不堪者。天下是以富彊。其後世亦驕

逸不親瑣事。而委諸嬖臣。民政以壞。河王家乘此以復其權。後醍醐帝恢復之初。橫恩濫賜。而天下土田不給。錢穀之本已不均焉。建武元年。興卒數千人。修造大內。乃徵諸道守護家人。采地租稅二十分一。以充其費。又多女寵。好珍異。冗費亦鉅萬。乃鑄錢。又造紙錢。是為本朝文治之始。民間不便之。廢不行。縣官令不能行者。有刑民勉行之。居無何。足利氏事起。帝南遷。而民不思也。建武之政。封建官制兵制法律。其弊多端。而其大失天下之心。而遽為足利氏所奪。其最大由也。足利氏則再以武人乘而奪之。爾後載

籍不明。無可記也。大抵十三姓。終始擾亂中。其民政固不暇。如北條氏之密。知徵稅充餉而已。而尊氏義隆數主。猶當草創時。自安薄約。至於中世。版圖漸廣。而奢亦漸食。義滿喜興造之始。借京畿富商之錢。號曰藏役。每歲四次。以四時配取。蓋後世牧長。國用盡仰商賈者。漸於此也。義教之世。嬖寵甚眾。費用累起。藏役愈加。一歲十二次。以十二月配取。至義政。嬖寵興造皆倍前代。至室町。府殿上之。竟直六十萬錢。紙障一具直三萬錢。當此時。藏役頓繁。無復常度。至義隆。十一月九次。臘月八次。又。能償之。則立稱

貸不償之法。號曰平均。後世重歛之習。亦漸於此也。又重天下牧長贖幣。室町時有特禮。課牧均供其經費。號曰大儀。大儀之舉。或九歲一次。五六歲一次。以為常。而義政時。至五歲九次。海內強然。是以至應仁之亂。則牧長各保其國。競務耕戰。鑄山煮海。擅有其利。而室町氏坐困矣。至其季也。細川三好松永之徒紛紛而起。更管京畿利權。而最後織田氏興。盡併其權。蓋應仁而降。京城內外。悉被兵燹。官闕隳廢。公卿大夫。往往散之四方。寄食牧長割据之國。而共御無所仰。列朝印位之

禮。或舍而不舉。後柏原帝朝。本願寺僧納錢於官。而禮以舉。詔以僧准門跡。門跡者。皇子為僧者也。後奈良帝朝。周防主大內義隆。又納錢。而禮以舉。詔以義隆為大內。正親町帝朝。安藝主大江元就。獻金助之。而禮以舉。詔以元就為大膳大夫。兼陸奥守。繼其祖廣元之位。自稱德帝。至此再舉此政。及織田氏平定京畿。自貸私錢於京城富商。令每月輸其息於朝廷。以資供御。至公卿家計。無不借置焉。永祿十二年。遂發卒數千人。興造大舟。以美濃一歲租充其資。豐臣氏繼起。襲其遺業。更興廢典。改幣也。頒金

五千枚銀三萬枚於公卿及諸牧長其已改幣也。銀金三十萬五千兩皆發其私藏也。二氏之得人心而暴起蓋由此類也。然豐臣氏性喜遠大視錢穀如糞土。天正中起大佛殿于京師發二十二州卒。二歲而成。其他興造稱之。又屢游觀畿甸天下物力已絀而征伐亦不息。文祿元年遣小西行長加藤清正等十六萬人伐高麗。今出羽越後諸州負海之郡運糧轉輸高麗。文祿四年檢天下土田蓋前古所無亦出於素糧也。已而兵連不解二歲賦役煩重西南騷然。肥後州盜起尋請和。慶長二年和破復遣十萬餘人

濟海吏四出調發糧餉不論公私封天下糴米價石八九十錢。會豐臣氏薨遺言止役而天下錢穀已竭矣。先是大佛災豐臣氏後主繼造之以銅鑄佛像天下見行錢少錢貴物輕小民大困而其度支使石田三成等侵盜縣官又欲分其罪則每有軍興及火徭役千貫之費與五十貫錢於下吏。濫官承風措克用事征歛無藝而天下人心愈離以至滅亡。然豐臣氏先主起微賤知民間疾苦非後主就也。蓋武門之制官民貿易不與上古調役之制均。是故后入主奢傷民儉益民。後世不必然。是故先王之數興工役蓋

於天下未一之時。以此海內。散財於民。以總攬其心也。故當時其弊不甚著。而民乃有便之者。若其租稅。大抵以什之四為率。其幣則金銀銅三物。金有大釵。小釵。小方。三品。銀有人鏹。碎銀。二品。銅有廣長。通寶。錢。鏹。銀。碎。銀。及。錢。聚。因。前。代。而。大。小。釵。金。造。於。天。正。十。六。年。其。生。前。也。小。方。金。造。於。慶。長。四。年。其。死。後。也。而。皆。出。於。其。意。蓋。前。代。金。銀。二。幣。大。如。今。大。釵。特。此。圓。彼。方。方。者。割。而。用。之。此。小。方。所。以。作。也。以。小。釵。金。為。公。私。通。用。之。幣。而。大。釵。金。以。為。收。長。贖。幣。軍。興。支。費。小。方。金。鏹。銀。及。錢。皆。以。小。釵。金。為。母。而。權。

之。小釵其重四錢八分。小方金以下稱之。小方金一錠直千有五百錢。小釵金一兩直六千錢。大釵金一兩直四萬有五千錢。銀則以其鎔形大小輕重為直。小方金及銀及錢皆因時價升降其直。而小釵金之直一定不易。凡諸幣皆純其質。不多辨識以防盜鑄。民頗便之。施行至今。大凡自兵食之權去王家。其貴穀賤錢之俗猶存。源賴朝之造大佛于平城也。其薦福之金。不滿五千兩。當時以為盛事云。自足利氏錢幣之用漸盛。至豐臣氏而極矣。相模之役。餉二十萬石而金萬枚云。蓋攝津者仁德之舊都焉。其俗尚貨。

利多豪商。其地勢播磨存虜。和泉阿波左抱東海而西。中如巨江。和泉阿波之交。中斷者。亦如巨江。諸道之漕。船帆于兩巨江。而萃于攝津者。以萬數。攝津者。攝其津也。大豪據以為窟宅。賤糶貴糶。以收大利。息足利氏將門牧長。日資其取補彌貸。豪商操利權而翕張之。至豐臣氏時。天下牧長集大坂者。以其寄寓便錢幣也。則悉仰于此。行長三成之徒。或起商賈。而執吏務。則與此爭利。其政賤穀而貴錢。其後天下漸平。諸郡國復流亾。戶口滋息。田土加闢。鹽鐵之利加出。而其習不改。蓋先王之制。藏兵於農。經於源氏。比條氏。

而未變焉。故丁尺符。則數十萬兵馬立具。而平時不費一斗餉。有事則合。事止則散歸田畝。衣食器用。自足於其上。而及足利氏以降。亂離相踵。兵常合於將。以漸封建之形。封建之形。成於豐臣氏。又數遷其封。故兵之常合於將者。益甚。終至住其城下。猶寄寓之人。衣食器用。不得不資於商賈。乃悉販其祿。化穀為錢。則民比周。射利其間。分據天下城府。各置壇坫。四達罔利。諸州農亦日捨業改產。集于城府。城府之勢日盛。寄寓之人益衆。而天下之物力。編枯。是以糶價常貴。動至石七八十錢。其最賤者。亦不下三四十。

錢鹽醢薪炭諸物之價亦騰踊不可禁而錢幣之權漸輕凡天下之糴陸奧出羽最賤關東次之攝津次之天下貨權常以此三所為準漕運相資以時升降而其賤穀貴錢之習如一皇極是猶大化和同之際邪益升平之習自古為然人而生此抑何幸也吾聞近世明主嘗誦宣化帝詔曰玉言之為天下之法也如此歟又下鮮能知之貴無益之財儲怨盈庫謂之良吏何其謬也故其下皆愛民不求富云有嘗上言曰貴義政遺器臣以為不祥猗歟君臣相戒如此欲不興得手余欲使天下之民知其生之幸也作財用略

○法律略

上世刑法之書四曰律曰令曰格曰式亂離以降多殘缺者其詳不可得而知云今記其大槩律十二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昏曰廩庫曰擅興曰盜賊曰鬪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刑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笞五等自十至五十杖五等自六十至百徒三等自一年至三年流三等安藝越前為近流伊豫信濃為中流隱岐土佐伊豆安房陸奧佐渡為遠流死二等為絞為斬大罪之目曰謀反曰謀大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

行

卷之三

法

續氏正本

不義謂之八虐。除八虐之外，皆得議請減贖。贖以銅。特議之目六。曰議親。曰議故。曰議賢。曰議能。曰議功。曰議貴。贓罪之目六。曰強盜贓。曰枉法贓。曰不枉法贓。曰竊盜贓。曰受所監臨贓。曰坐贓。令之目三十。曰官位。曰職員。曰後宮職員。曰東宮職員。曰家令職員。曰神祇。曰僧尼。曰戶。曰田。曰賦役。曰學。曰選叙。曰繼嗣。曰考課。曰祿。曰官衛。曰軍防。曰儀制。曰衣服。曰管繕。曰公式。曰倉庫。曰廐牧。曰醫疾。曰假寧。曰喪葬。曰關市。曰捕亡。曰獄。曰雜令。其條凡九百五十五條。大略如此。律懲肅也。令勸誠也。格量時立制也。式補其

闕而拾其遺也。吾先王謂民命所繫，故如此。其周云：凡律令格式之書，緒於大寶，而成於延喜。弘仁貞觀，延喜三代各有格式。蓋成乎藤原，不比等。清原夏家，大江音人。菅原是善。藤原冬嗣，藤原忠平等。諸人之手。諸人祖厩戶皇子之憲法十七條。皇子則祖種子命之中臣，疏也。故本朝法律雖倣李氏之名，其實本祖宗所自有焉。故刑之不上於士，優彼成周。而漢唐宋明不能望我萬一。上古之世，天皇無不親蒞錄囚徒，不惡見其慘，而委諸臣下也。雖中古以後，皆承其旨，重刑獄事。刑部一省最謹其選，讞詞斷案，必再四

覆審再四奏請視刑獲肯乃敢處刑吏之失出者無責誤深者有罰至貪墨盤文者則放之至若死刑則苟有可宥百方解釋不能釋者天子猶不決也吏則奏曰走出行法之日雅樂寮遏鼓吹故孝德天皇智之際聽民誹謗問民冤枉沙汰諸國吏平獄放囚之舉史相望也蓋上古之法止於流死二刑而文武以後參取隋唐制加以笞杖徒三刑亦出愍念非致其繁也凡中古以上天皇每昧爽出御於殿椅而南面大臣下百官椅于左右設高案于階下置箱焉五畿七道訴人至極小民咸登入于闕而群聚于廷以次進投

狀箱中而退左右大小辨少納言史外記以次取之陳諸御前而讀群臣議而判之天子時出一語決之告訴繁多或至日昃則即朝堂進御膳群臣亦食於次殿一日之訟盡斷無餘天皇乃敢歸燕殿歌舞娛遊群臣亦敢歸安私第訟獄中有事體重大不可一日斷者則盤遊皆廢蓋帝之心以伸民枉白民冤為天下之事莫大焉是以法司諸吏人人自懼不能以其私心折律迨至大同時未嘗廢此制而及至弘仁時始廢焉委諸外朝諸臣而自居深宮置藏人以司傳宣然猶設虛椅舊位藏人坐椅旁聽群議出入

相達。遂致天下之威柄歸世相之手。天長時始置檢非違使。又分其僚屬六十餘人。巡按諸國。延喜以後置廳焉。刑部省彈正臺。皆為使廳所奪。而相家概以黨人充焉。法紀益偏。雖然忠厚之俗猶存。天下之心無不一於王室。即相家竊柄亦姑息為宗。自藤原良房曲赦死囚以後。雖常赦大赦。民輒謂出於藤原氏。故大赦者光武三十四年。藤原良房為刑部卿。藤原伊周為藤原山。皇律當斬而減一等處遠流。未幾召而還之。授以美官。法紀之偏可以知焉。而仁厚成習。當時之入蓋不甚怪也。故後三條帝開記錄所。親聽民訟。振其紀綱。以奪相家之柄。然其宗

忠厚。戒覆薄者。猶如故焉。舊制五位以上及皇親獲罪。對法吏者。設別座分之。凡罪人五位以上當死者。聽自盡於家。不加執縛。後白河上皇親筆子二重兒自弘仁時藤原中成以左衛門督犯謀大逆律。以至保元時三十六帝三百四十餘年。下士以上無抵死刑者。後白河上皇親筆子二重兒保元之亂。藤原通憲建議曰。非常之變。非常之政。祖宗之制。不必襲也。乃論判官源為義等以斬。平治時權中納言藤原信賴。左馬頭源義朝作亂。殺藤原通憲。平清盛誅之。其後後白河上皇假清盛手。以流新大納言藤原經宗。別當源惟方。自此清盛濫弄威柄。公卿不便於已者。輒執

行
卷之三
三

縛流投。遂流關。原基房等。然猶籍朝威而行。至
壽永文治之際。源賴朝開府關東。不從_聖命者。以軍
法從事。西伐之後。雖京畿西國無不從其約束者。而
後天下之威柄轉而歸世將之手。平氏_執虜者皆致
諸鎌倉。斬右大臣。宗盛于美濃。先王風化至此而盡。
然中世以降。淫縱弛惰。上下相習。法律不足以取信
天下。源氏乃倍賞必罰。以振其弊。又援朝廷儒生明
法律者。為其僚佐。參酌時勢。立簡約法。以新天下。
日蓋至此有笞杖徒三刑。其餘律條悉廢不用。此條
氏沿之不革。而天下之威柄轉而歸陪臣之手。時政

義時兇逆無忌。凌轢朝官。至府僚則其不便於已者。
輒中以危法。然其竊_帝權襲藤原氏故術。勉以仁厚
攬人心。泰時制貞永式目。東西評定所皆承行之。而
時賴貞時之徒。因守不變。此數輩大抵皆長者。以伸
民枉。自民_中寬為已任。時賴嘗擢青砥藤綱者為引附
衆。藤綱為人廉明。數為時賴指陳諸法吏姦狀。時賴
輒拔其尤姦猾者黜免之。姦吏少衰。後時賴授政時
宗。而老乃削髮為僧。野服獨行。周歷諸州。親察士民
冤枉。貞時亦景時賴之政。數遣使者。察諸州守護貪
廉以黜陟之。已而_遣遣使者。又_蘇威權為不法。受守

護金不以實還。北條氏耳。且未之及也。會紀伊道士某至鎌倉評定所。告使者不法狀。貞時驚盡罷免之。及其老則微行親察之。北條氏之慎刑獄收人心此類也。至高時世法憲寢弛。貪墨進用。高時與州安藤某與其族人爭訟。族人為曲。高時嬖臣長崎高資納族入賂曲某也。某怒北歸。據其邑起兵。泰時時賴以來天下武士背北條氏者始於此。高資猶弄柄不息。攝津之渡部氏。紀伊之安田氏等皆叛。海丹訟屈。而天下之威柄得暫復於天子之握。後醍醐帝初做後三條後白河例。置記錄所。親聽民訟。銳意從

事以公怒收民心。以與北條氏相形。而恢復之業成焉。業成之後。記錄所仍舊。楠名和太田富部諸氏以將臣特旨入直焉。天皇時親蒞大訟。大獄聽斷於此。置新決所于郁芳門。左右卿相以下大史外記兩判事紀傳明法兩博士直焉。直日一月六回。以聽斷四方雜訴。而存謁旁行。近習之臣無時潛奏。以助其黨。源北條氏而降為將。府屬僚若諸國守。後者中興以來卒喪其權。朝士近臣乘勢凌辱之。其采地相錯者。率矯制侵之。於是來訟則二所斷令如故。而存謁歸諸侵者。海內又復新屈。而天下之威柄再歸將家之

新編 卷之三
手。足利尊氏以大度資濟。以威斷。雖法紀不定。時無明制。而懲中興之弊。勉持公平。至義滿之世。其管領細川賴之。令今川伊勢。小笠原三氏。草將家法式。號曰三議一統大草紙。已有十一位禮節。其支書則有御內書下文公帖。御教書奉書數等。其號令有違。行施行打渡等名。於是徵天下教書。其出於尊氏。義詮親手者。循故。其出於權臣高氏佐佐木氏者。則斥之。天下大悅。義持之甲世。乃罷赤松滿貞。曲斷赤松氏之訟。而威令漸廢。義教之始政。復禁權門請謁。署管領廳曰。凡請事者。得奉書後十日。出對。過期者勿

聽已。而自倦政。又以姬人小辨者之讒殺一色義貫。將吏人人自危。義政繼之。使伊勢貞親司傳宣。內謁之行。猶中興時。終開天下分爭之端。而天下之威柄移其權臣。而歸其陪臣之手。織田氏與三好松永諸氏角而勝之。議曰。室町所以不能馭其臣者。在於廢法律耳。於是以家臣分司京畿訟獄。皆宗酷猛。其性忌克。嚴治將吏舊罪。亦招將吏自危之禍。而天下之威柄轉而歸其將校之手。豐臣氏性比織田氏稍大度。而其猛暴相若也。京畿之政。一循前世。及至爲關白。則朝廷百官及天下牧長。皆在其所制。其平日待

牧長以下士大夫及治黔首。可以軍法從事。而其慘酷視前古母比。凡大逆不道以至銖兩之姦。一切斷死。號曰一錢斬。謂竊一錢者亦斬也。於是重罪之戮無復可擬。則加立梟首。鋸首凌遲。礮烙鼎鑊。絞絞緒族等科。差而擬之。諸爪牙將吏承風。皆以毛孽搏擊。能未年處其從子秀次於大逆律。令自屠腹。到其子疑其有遺種也。其後官婦御無少長皆斬之人。莫敢言其冤。豐臣氏初置五奉行兼掌訟獄。戒之曰。大事五人胥議。小事二三人決之。必慎必審。毋愛富而惡貧。凡人有三病。私欲也。挾離怨也。溺嗜好也。而

私欲為之根。滋輩苟愈其病根。治可幾也。於是其始政猶有可觀者。其用法雖酷。能執柄一時。蓋由也。凡自武門執天下之威柄。概媮為一切。其時勢然不獨豐臣氏也。特北條氏承大亂後。天下小康。故式目頗周。然亦勸誡之令。非律比也。其用法大抵因斷例而擬焉。足利氏以下皆然。方元龜天正群雄割據之際。武田氏用山本晴行之說。創立律五十餘條。施之甲斐。信濃諸州。務耕戰便進取。而其民畏而不愛。其國暴蹙。蓋本邦之運。未至如西蕃之季。雖戰國爭奪之時。而風氣朴。民僞未開。故律令格式。雖謂本祖宗

卷之三
武田氏

之法亦多視外國而設。倣之者。故主家之議終不如武門數氏之略為愈也。而忠厚之風我邦所自有。故雖如源氏豐臣氏。而其不上刑於士。有罪則聽其自盡者。猶尚如故焉。此則王家武門所一。皇和之俗所以絕萬國也云。

賴襄曰。吾作法律略。而悲藤原通憲之意。久矣哉。吾法之不振也。而有由焉。由之不求。乃獨振之。如之何其不及也。吾聞通憲少負才學。嘗題其屏曰。吳桐何日遇知音。夫使通憲而不遇。則後之人將誦而吊之。唯其有遇。乃為天下之僂士之不遇。未必可悲已。

